成都新聞

中華民國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壹月拾陸日（星期貳）

第二六九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一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伏維往成都下東大街石中東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限期不誤 照價九折歡迎

智育影院 一月十三日映 國聯之秘密

光明影院 一月十一日起映 恨海

禦寒的大王 呀，我跑到交通路內重慶小食店，吃了兩份「火鍋毛肚子」，一碗紋絲燃麵，一杯綿竹大麯，真是舒服極了，週身發熱起來，所以我特別與各位朋友們介紹，介紹你們快去考驗一下，保你口福無量，一定高興萬分，

韓相宗

療肺久咳丸 上海大藥房特製出品 每瓶暫售五角 內有辦單券 服下但止咳包能斷根 永久不發 方知不謬也 成都總代售處 府街生生藥房 市口華榮藥房 上南大街同人藥房 城守東大街春藥房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癬九子爛瘡大木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六號

小舞台 刀筆訣 唯一

飛來之禍 羣蜂刺斃水牛

螫毒攻入牛心肉亦無味 婆罵媳不善烹幾釀人命

武昌所屬青山鎮，附近有鄉鎮名賈家嶺地方，離該嶺十餘里，有蜀家盧子灣，什農人鄭國鈞，年五十多歲，家道小康，第三子名明福，年十七歲，亦在家務農，日前「九」日三子牽水牛一頭，至亦口山塢牧放，該山樹木甚多，茅柴亦今亦砍，山邊長有木子樹，枝上結有篩子大的蜂子窩窠，內藏黃頸黑殼葫蘆蜂子，大如碗口，明福放牛於該樹下，牛足高身大，尾擺觸動蜂窩，一時蜂湧而出，如蜂擁爭流，齊團牛刺，牛負痛疼，將四足亂跳，頭尾擺搖，倒地亂滾，明福在旁臥於溝，地面用茅草遮蓋，以防蜂刺，當時牛被蜂毒入腹而斃，明福即奔向家，說明牛死情形，次日方介三個兒子將牛屍抬回，剝皮食肉，烹煨牛肉，其味不佳，大罵其媳舒氏不止，該媳負氣欲尋短見，幸被家人發覺救活，誠所謂禍從天降也。

憶素樓瑣談（續）

劉 靴

一隻靴能裝幾雙脚 大刀

小刀拍亂割，不割不見靴，穿上靴時不肯脫，靴中景界乾坤大，四大天王蹬不壞，奈何覺欲老是鄉，靴中騷割鴻溝界，一人一靴固自好，着靴者多實者少，

但見人磨甲乙刀，少令市靈轤蹕，我願靴兮長萬丈，千人共割皆無獺，又願靴兮堅似鐵，雖有快刀割不得，將毋同，照作劇，普告靴兄與靴弟，若幸分我一盃羹，生當能着靴兩屐，君不見螳螂捕蟬黃雀後，彈者復在雀後來，回頭看靴靴無底，

小舞台

刀筆訣 刀筆訣下集 驚報

（旦介）夫君這十餘年，又在何處安身，（生介）一言難盡，我自那日遇救以後，就在太原地界，一荒村中教學，（旦介）那村中該有還隆師重道，（生介）難說難說，說起令人欲嘔，（二旦作擺酒餚狀下，生介）這媳婦如此年青，便知孝敬，也算難爲了他，（旦介）媳婦兒既將酒餚擺上，夫君請，（生介）請，（同作飲酒狀，丑前末後，各執火把上，丑介）少年得中新舉子，（末介）老奴報與太夫人，（旦指介）是這裏麼，（末喘應介）正是這裏，（丑介哎呀）你跑得好快，我來不及了，（末一旁坐地作喘氣狀，丑上前扣門，丈聲介）開門來，開門來，還門扣不開，不曉得有無後門，（內生旦合作驚狀介）哎呀娘子，你看門外火光沖天，又有人裝腔作勢的，在門外無後門，這事不妥，（旦介）夫君，待奴前去開門，（生介）賢作道理，（丑介）哎呀，我這心胆，年來都是駭碎了的，還恐怕及，你快將那花梯搭在牆上，我就要走，（旦上牆下，末端移梯，丑上牆下，末喘畢向丑介）我剛才喘氣去了，少囑託你一句話，你看那樣大驚小怪的，恐妨將家中人駭着，（旦出介）誰在叩門，（末作省音狀答介）大娘，少主人高中了，老奴同個都中人送報紙歸來的，

未完

古藺發生 謀夫奪妻案

魏恆峯垂涎奶母 奶母念舊情伸寃

本報古藺通信，本縣附城十里許之二郎巖，近日發生駭人聽聞之謀夫案，記者特往勸公安局某君詢問該案原由，據云死者袁潤之妻袁羅氏，在魏恆峯家喂奶，爲恆峯估姦，恆峯並存謀夫奪妻之念，袁潤不悉其情，誤中毒斃命，該氏以原配夫妻情感甚篤，故來局鳴寃，於日前始將恆峯捕獲到案，一度審訊，據袁羅氏供稱，氏年二十四歲，係本區二等巖人，丈夫袁潤係傭工度日，已死的袁潤，是氏丈夫，禍由二月間，隣人魏恆峯命妻亡故，請氏與他餵奶，孩自上工後，恆峯富稱氏夫，氏恐未較，孫恆峯苟合，心切，每於晚間擅入氏房門調戲，從此更加甜言圈套，氏恐受謀夫奪妻之害，迭次不從，延於古歷十月二十四日，氏夫袁潤揹負杠炭來城出售，與魏恆峯同歸，至流沙岩，恆峯即在身內取出糍粑二個，送氏夫吃，當時氏夫不防毒害，吃後方抵灣，突肚中絞痛萬分，氏夫才向氏說告訴在途中，僅有魏恆峯送吃糍粑二個，氏當知其被毒，求藥解救，當時竟未斃命，至二十六日，該魏恆峯，知氏夫未死，又向稱氏夫的病未愈，他有良藥一付，令氏拿回，即能有效，氏因女流，未防二計，將藥揣回，即氏夫吃下，大叫數聲斃命，登時胸腹膨脹，當由氏翁報團，轉呈縣府，至今未蒙相驗，氏恐屍壞，妨礙該案進行，才到轄賊控，今蒙提訊，懇恩作主，與氏夫伸寃，等語，聞該局，案情重大，未便處理，暫將魏恆峯拘留，不日即將備文申請縣府，依法嚴辦云。

紀實滑稽 香艷小說 絕會輕遇記（十八）

（夢魚）

第四回 狹路逢仇仇深如海 平居言孝孝可格天

方纔問答道，既承先生如此熱心垂問，再不以夭爲見告，未亡人太不受人抬舉了，不過此事說來話長，此地非講話之所，先生既然垂憐未亡人，請到我們房間裏，容未亡人細細稟告，春帆答道，此處爲出入要道，耳目衆多，本來不便談這極重要的秘密話的，於是兩人，到十九號裏，那個年輕女郎，連忙坐起身招呼，春帆義娟便指着對春帆說道，這是小女幼美，是先夫元配所出，和我只差得七歲，可敬她頗知孝道，定欲爲父報仇，自己生命却置之度外，春帆道，有了賢母，纔有此孝女，令夫雖遭寃死，亦可瞑目了，當下三人分賓主坐，義娟問道，請教先生貴姓大名，府居何處，到此有何貴幹，春帆便把姓名籍貫，及結伴旅行等詳實見告，義娟又問道，不知郭先生在何處遇見先夫的，春帆想，此是我的謊言，實在和你亡夫素昧生平，連帶叫什麼都沒有曉得，

但不能不直告，只好再撒謊答道，在三年前我路過山東，猝遇强盜，虧得令夫解過，一班强盜遂逃去，由令夫送我到濟南，纔保安全，此恩實同再造，涓埃未報，恩人忽已遭寃作古了，請將被寃情形，詳細見告，以備與賢母女併力報仇，義娟聽能，俱以爲真，方敢和盤托出的答道，先夫姜瑤是個直性男兒，春帆聽得姜瑤二字，恍然大悟，原來是抱犢崮大盜孫美瑤的妻女，但洗耳恭聽她的下文，義娟續言道，對待部下弟兄，賞罰極嚴，相信了這個人，便倚爲心腹，絕不加疑，不料部下有個同來弟，叫做李虎標的，人極狡猾，先夫却視爲心腹，在抱犢崮時候，派他爲大頭目，由是恃寵而驕，日益放肆，除了先夫以外，都不在他眼裡，而且是個色中餓鬼，見了我總是眉花眼笑，我早看出他是個梟獍之徒，常在先夫面前進言，說李虎標不甚忠實，少給以大權爲是，詎料先夫耳朵根軟弱，只信他的花言巧語，不信我的忠實勸告，春帆接口道，這亦令夫太覺糊塗了，義娟道，是啊，臨城刧車案發生以後，官府來的一班中外乘客，以備綁拐幾萬贖款，以外貧苦客，先夫初擬擇幾個富商，加以敲詐，以外貧苦客，本令一律釋放，都是虎標在暗地弄權，把這班客商，百般虐待，弄得他們叫苦連天，先夫至死尚曾曉得，

和合拍賣行 成都市忠誠的信託 行址：南新街 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舉行第五次公開拍賣 歡迎參觀

週夜主講風雨不改

評話清客……一二……

楊嘯天先生

新書 九蓮燈 全部

……交通路平安茶樓啓

好座無多諸君早臨

曾鑄成 品治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第五十七號

民生實業股份公司招考練習生廣告

(一)資格 具有高中畢業及同等學力者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身體健全無不良嗜好及傳染病者能取殷實鋪保者

(二)考試科目 一，筆試 國文 簿記 數學 英文 常識測驗 心靈測驗 二，體格檢查（有花柳病者不取）口試

(三)待遇 在練習期中除伙食由公司供給外每月津貼洋八元得加到十四元進級爲助理員後月薪由十七元得加到二十六元辦事員月薪由三十元得加到一百一十元每年十二月分照規定給雙薪公司年結有贏餘時可分紅酬

(四)報名手續 從登報日起至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止到重慶第一模範市場本公司報名須繳履歷表一份四寸像片一張（取錄與否概不退還）及畢業證書或學校證明書 一月二十三日考試試場臨時布告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二十八回 扮女裝天締鸞鳳配 下地穴神賜鴛鴦肘

楊際昌的父親。曾爲武舉。已死亡多年。母親現猶健在。年巳五旬。性最慈良。所生三子一女。長子遐昌。次子遠昌。三子卽際昌。最幼一女。芳名貞娘。年巳及笄。姿容蓋世。艷麗絕倫。詩詞俱佳。刺繡兼能。老太君愛如掌珠。因選壻過嚴。現尚待字閨中。遐昌弟兄的武藝。卽是在寶塔寺練成的。獨有際昌。更臻絕頂。因此奪得武魁。現又爲盧杞心腹羽翼。自平復獅子山。逼死徐明賡。功勞更大。盧杞保奏。遂晉封威平侯。毒龍崗上。新建侯府。樓台亭閣。極盡曲折。高房大廈。十分巍峨。遐昌遠昌。享允弟之福。窮極奢華。任性乖張。漁色獵艷。爲所欲爲。無法無天。這日代了惡奴小子。正在塲上飲酒。忽見來了一個少年書生。面如桃花。有子都之美。後面跟着一個書童。也是綽約多姿。遐昌一看。好生喜愛。就目不轉睛的。上下盯着這書生。忽然看見如此注視。頓時臉泛紅暈。不勝嬌羞欲滴。楊遐昌一見。更是魂飛天外。杖着大侯爺的勢耀。竟自上前。將頭巾揭下。書生急來奪巾。遐昌一眼瞧見。耳上有眼。就知道是女裝男伴。不由大喜。立命惡奴擁上小轎。抬上山崗。書童上前護住。被遐昌一拳打倒在地。立時涕淚交流。搶天呼地。痛哭不已。看官你道。這書生是誰。正是林桂芳。桃紅丫婢二人。因在林家莊拜認寄父寄母之後。就在莊內攻書。林老夫妻大喜。桂芳也暗喜得了安身之所。那知災難未盡。被本地一個惡霸看見。誤認爲龍陽君。每天代人在莊門吵鬧。言語穢褻。不堪入耳。桂芳自傷命薄。只得商同二老。寅夜逃走。意欲投奔太原舅母家中。不意行至此處。又遇遐昌。阻留調戲。識破行藏。桂芳當時。只得說出真姓。假言晚母不賢。故此改裝。向外投親。滿想提出父親官職名姓。或能免脫。那知毫不生效。連桃紅一併擄走。蕭方到楊家塲探訪詳情。知道毒龍崗的利害。並且又探聞楊際昌奉掛帥征討大安山的消息。楊際昌早飛函還家。惟恐大安山的賊人。前去殘害家眷。命遐昌弟兄。加意防守。現在三關。已經戒嚴。無論何人。不得上崗。蕭方探明此事。束手無策。正悶悶轉來。忽見街頭擁擠。恰遇徐華惹了大禍。萬不想就是鄧彪父女。登時計上心來。故提說婚姻。心想借他父女之力。以救桂芳。現在婚事既定。故將原由說明。鄧彪聽了。很爲納悶。倒是瑞珠爽直。挺身言道。既是林家姐姐有難。姪女不辭艱辛。願去救出。鄧彪道。你說得好生容易。侯門深似海。并且毒龍崗。如銅牆鐵壁一般。現在又戒了嚴。只許下崗。不准上崗。若要對壘殺上。儘管你我四人無此能力。就是有十萬雄師。也不容易。蕭方一面聽。一面掀着鬍子。搖頭晃腦。視地默思。半晌忽然站起。向鄧彪道。你從前的老家俱。還在不在。鄧彪道。怎麼不在。都在後房。蕭方一聽。拍手笑道。東西若在。我就有方法了。原來鄧彪父女。昔年在江湖跑馬賣解。周游各省。後來積了兩千多銀子。因錦陽鎮的徒弟。留他在此久駐。鄧彪見此地居家適宜。便在此落業。開了一座肉店。生意到還興隆。蕭方到太原。就是尋訪此人。不料無意中。在此相遇。當時蕭方說道。我們伴着賣解的。到毒龍崗去。如此如此。必定成功。大家商議停妥。決定立時起身。瑞珠將彩繩鞦杆。跑馬家俱。一併裝運齊全。蕭方便向徐華道。你現在乃是皇犯。天下畫影捉拿。若這樣前去。一經識破。不但不能救你的妻子。反釀出亂禍。徐華道。以此如之奈何。蕭方道。只要改了裝。諒他認不出了。徐華道。改裝這有何難。我伴着下力的窮漢就是。蕭方道。要你改成女裝。同瑞珠認成姐妹。徐華一聽。很爲着難。正欲開言。蕭方正色道。林小姐爲你九死一生。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這是怎樣的對你情深。你不改裝。老師都不答應。快去改罷。說着便向瑞珠道。你快替徐華除巾挽髻。打扮好就走。徐華無奈。瑞珠做閃秋波。瞟着徐華。嫣然一笑。徐華面紅耳熱。只得跟着走進香閨。坐在椅上。低頭不言。瑞珠上前。伸手替他揭下網巾。用梳梳髮。徐華低頭。看見瑞珠的金蓮。穿的大紅平金弓鞋。直直翹翹的。猶如筍尖一樣。瘦不盈握。不禁細聲笑道。你剛才真是利害。接二連三的用棹凳打我。萬一我閃讓不開。你還替我梳不成髮咧。說着回頭睨視瑞珠。瑞珠粉臉一紅道。你難個這們記得。你後來提凳飛出。罵奴是丫頭。你怎麼不說呢。徐華笑道。我憐香惜玉。一手未還。可算愛你麼。瑞珠向他呸了一聲道。你爲林家姐姐如此厚愛。不知林家姐姐怎麼樣的對你好法。你才肯改裝咧。徐華笑道。你今天打我的棹子。承你如此厚愛。我異日還不是要重重的報酬。瑞珠笑着。將頭髮一扯道。你怎麼這樣頑皮。今天換着別人。休想活命。你看奴這是甚麼物件。（未完）

偵探短篇

纖指擒狼記

（續）（魯）

料斯二人，必警廳暗派之偵探，必念吾以變身角拏匪，勢險殆孤，當以術術愚意此疑之探員，使彼步步追蹤，用爲吾術，遂趨至探員前，引頸四顧，作覓人狀，復彎腰俯首，儼爲結襪扣帶以足地疊，作十字形，裂蘋果皮一小方、置十字之交點，前行數武，復如前動作、如是者凡數次。且所遺路線，折斜作之字式，復見一濃鬚男子，目光全注女身，女行亦行，女止亦止，二探果大疑，決彼男女爲同黨，乃急尾濃鬚者之後，繼見女入得意樓，遂而肆主，索閱循環部，知女名鄭紫瓊，寓八十三號房，來自北平，明日將航赴海參崴，因決計同舟，窺其所之，偵探，而濃鬚者來亦探刺知前，肆人大惑，不知此女是何等人，致惹如許官中人注目，實則彼輩入肆時，婉如一一窺見，幾欲失聲而笑，未久，有人送皮箱至，女知係紫瓊代買者，遂賜閉戶，用椎鑿將箱蓋兩端，各穿十餘孔，藉通空氣，仍覆以同色綢紗，再加封鎖，標以鄭紫瓊衣箱字樣，翌日，遣肆役運往船塢，告以所購頭等艙號數，點交船上管役，見置艙中，舉舟後，女易旅行衣，而蒙厚紗，唷中物色，果見濃鬚及探員咸蒞，大樂，以爲此魚同餌矣，遂入室略憩，備伺隙與之宣戰，是夕，天氣極佳，舟行平穩，蔚藍無際明月高懸，旅客爭出艙面，呼吸天清氣，婉如方憑欄遠眺，忽濃鬚者趨就上風立，狂吸猛劣之雪茄，烟芬刺鼻，女不耐，舉扇微揮，鬚者輕吸道歉，藉此扳談，忽女帽爲海風吹落，一西服少年適立其後，拾帽以進，女受而聲謝，皆見彼左手指環，製爲獅首，審視右耳，黑痣宛然立悟此人卽爾日化裝跳舞時，吾與先生似曾相識，少年囁嚅曰，下走健忘，能否告余訂交之始末，女曰，上星期六夕，君在北平飯店屋頂花園，蒙面與一人跳舞，猶憶之否，少年喜曰，（未完）

劍俠武術 奇情小說

飛俠十三娘

二十二 書英

眞個是齋生之德，生生世世報恩不盡的，說到這裏，各人竟號啕大哭起來，眼淚像珍珠斷了綫一般 月娘等三人聽了傷心，忍不住流淚，停了片刻，那些女子還只是哭 冰娘道，不要哭了，快快收拾出去罷，銀荷小姐也道，天要明了，那獨見燈漸漸的要熄了，月娘把地窟中照了一照，便問可有什麼出路，女子道，出路有的，但不是在這裏，說着，便走在一個所在把脚一頓，石板漸徐徐移動，現出一個穴口，原來地窟之下，還有一層地窟，其中空洞無物，只安着一乘梯子，月娘等三人蟬聯而下，四下一照，西北角上又是一扇鐵門，用力一推，卽豁然而啓，原來沒有關着，門上也是地道，月娘等，便從地道中迤邐而出，約行了五六百步，只聽水聲奔騰，從頂上傾瀉下來，並有一道白光，從斜裡射入，月娘知道洞口已到，轉了一個彎曲，不多幾步，果豁然開朗，俯身一望，乃是一條山澗，雖不甚闊，却無路可通，對岸一個絕陡高峯，巖石嶙峋，勢將下墮，沒一處可以攀躋而上，離開洞口外三四尺，有一幅珠簾似的，暄騰湍湃，倒掛到山澗內，不是別物，乃是山澗內的瀑布，